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 第十一回 兩番行期真情始露 一個陣勢奸計又來

話說黃繡球的兄弟復華，當日在船上看守，傍晚時分，不見畢太太上船，知是畢太太須吃晚飯然後動身，就將行李各物，重新打點一回，以待關掩艙門。忽然覺得少去了一件東西，想著臨上船時檢的清楚楚，怎樣會少？為此囑咐船家，他又上岸來，向畢太太查問。這裡畢太太正疑黃繡球問及於她，眼圈兒上紅紅的，像有難言之隱，故不以復華所言在意，卻瞅定了黃繡球身上。看黃繡球見了復華，一時更愣住了說不出話。復華站了一會，畢太太這才對他講道：「那一件東西，不是上半天我已揀出，留給在此地了嗎？你倒忘記得快！快回船去，我在此吃過晚飯，也就上船，趁著潮水便可開船的。」復華答應了笑道：「原說上半天發行行李時還看見，怎樣就記不起呢。」畢太太指與黃繡球說：「此人老老實實，不傻不乖，在外洋也賺得幾個錢，到我處又攢了些，我帶他回南，想要替他安頓一樁事業，卻還沒有工夫盤問他的底細，妹妹如何忽然說起來？」黃繡球道：「說也話長，可惜匆匆的姊姊就要動身，他原是我的房分兄弟呀！」畢太太聽了，好生詫異，道：「如此妹妹何不早為說明？那順仔又像似不認識妹妹的，怎樣他既到了自己家鄉，也並不與我說過一句，這很奇了。」黃繡球反笑嬉嬉的欲言不言。只見張先生的家眷們走進來，問：「你們在此講些什麼？」畢太太道：「好呀！諸位可曉得黃妹妹講出一件奇事來了。」便將方才的話，告訴大家。大家都逼著問黃繡球的究竟。黃繡球備細的說其原委。

正說著，張先生與黃通理已一同回來，道：「今晚是戌時漲潮，該料理晚餐，請畢太太好早些登舟。我兩人已打定主意，諸事等畢太太回頭，從長議辦。」畢太太喊住了張先生，說：「今日我不能開船，你來聽聽我黃妹妹的事情。」黃通理只當又有什麼議論，跟著張先生上前。只見黃繡球如此如此的談法，說：「怎樣就講到這個？不怕畢大嫂子笑話，我那房分舅爺，自從他老子帶他出了門，就沒有得過信息。他原沒有近支、沒有親戚，此番聽他自己說吃過苦，倒還積得幾個錢，或者畢大嫂子提拔他點，給他做個生意買賣。」張先生一班人都說：「這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，可兒的他碰著了畢太太，畢太太可兒的帶他回了家，遇見自己的姊妹。既這麼講明瞭，自然要請他上來，大家敘個親誼。通理先生同繡球小姐，一時不便與畢太太說穿，也還罷了，不該連我們都瞞著，使我們失禮。」黃繡球把這兩句話問住，甚是慚愧，卻不知黃繡球，他心中是橫著他那兄弟，做了人奴，有多少說不出的委曲，要留待日後斡旋，如今也只想與畢太太說明，不提防大家都曉得了，當時著實的躊躇。

畢太太便对大家言道：「理應快請上來，就煩通理先生去走一趟，另外僱個人去看船，或是仍將行李發上來。」張先生便打發一個長工同黃通理去至船上，與復華述明原故。不多一刻，果然連人帶物，一齊登岸，算給了兩天船錢，大家敘過了禮節稱呼。畢太太道：「在外洋廣東時候，他原只稱我為畢先生，我只叫他名字，如今我也稱他為唐先生。」黃繡球接著道：「他本名復華，並不姓唐，只唐順仔是外洋人替他造的，聞說外洋人多稱中國人為唐人，仔者又是極賤之稱，這個名字的意思，就道是唐人中順了他的賤人，你道惡毒不惡毒，可恥不可恥？復華，你既得了這番造化，從此要拿這三字做個紀念，發奮為雄，掙扎起一個人來，也不枉畢太太的恩義。我那叔父客死異鄉，孀娘的靈柩還厝在村上，待我明日回去，做一桌菜，你也去祭告一番。」當晚黃通理夫婦辭了張先生家回來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復華先至黃通理處，隨後張先生的妻子與畢太太也同了來。兩人都是初次登堂，不免張羅些客套。畢太太見了黃通理的兩個兒子，生得極好，小的尤覺眉宇軒昂，拉住了手，問他兩個的名字。黃通理道：「大的乳名叫鐘兒，小的乳名叫權兒，我就把他們的學名起做黃鐘、黃權。這大的雖也乖角，只是沒有悟心，知識平平，不及他兄弟有些見解，同那鐘一樣，要時常敲著些警覺他，只怕還是個木鐘，敲不響呢。」畢太太道：「到底年紀還小，教小兒的法子，只要趁他知覺既開，隨事觸發，就那淺近容易，極有興味的。湊合他的知識，逐引擴引到各種科學上，自然見功。」黃繡球道：「我前次夢中，還有人授我一本書，說是地理教授法，也同通理講過，說是很好。這地理教授，豈不就很難嗎？」

畢太太道：「地理所賅甚廣，凡天然罪、人事界的各項學術，譬如天文、動植、礦務、農田、人民、財產、政治、制度，無一不從地理上發生，因為人不能離地球而立，地理即在地球範圍之中。譬如我們住在這村上，這村上氣候形勢以及民情物產，怎樣與它處不同？它處的又怎樣與各處不同？一處一處的合攏來，考究比較，看是何處優，何處劣？劣的必須想想法子，求占優的位置；優的也必須格外上進，防的墮入劣點，這就各種學問，都由此而出，所以總可歸之地理科，不但單講山川土地的。說起此事，我到想起一個笑話來。我家有個伯叔輩，在安徽作客，說那年初奉上海開辦學堂，安慶府是省會地方就先開了一個。一日子有個洋人遊歷過境，拜會地方官，談到這學堂的事。那洋人精通官話，便問：『貴學堂內，可有地理學沒有？』這地方官的知府，是八旗籍貫，還不曾回答，那知縣卻是榜下翰林，選了缺，新調首縣，向來聲名赫赫，就搶前回那洋人道：『我們中國只有做風水先生的，講究地理，又謂之堪輿，那種事是極其渺茫，怎麼學堂裡好教與學生？』那洋人聽了，半天不則聲。這知縣等洋人去後，還對那知府說道：『洋人曉得什麼？不是卑職駁斥了他，大人就被他問住了。』那知府連連稱贊說：『畢竟老兄能辦洋務。』這知縣也得得意洋洋，甚為高興。你看一位翰林，做了地方官，弄出這種話來！」

黃通理道：「所以辦學堂，一定不能要官府舉辦的，越是翰林進士的官，越不能辦。他拿他翰林進士的腐敗意見，佈置點局面，立出點章程，無不可笑。那捐班的，又只當學堂，受他管轄，把教習看作屬員，把學生看作僕隸。新近聽得蘇州元和縣屬的學堂內，派了差人地保，去查看情形。差人地保得了此種號令，不敢公然在城內的學堂作威作福，卻到四處鄉下，揀那教蒙童的村館，挨家逐戶去說：『現奉縣主大老爺，查考學規，同學生人數，一律人送入城內學堂。如怕去的，就每一個村館，要按著所收學生多少，按月繳捐。莫如送我們茶錢若干，就好替你們少報些。』那班村館先生，一年到頭，一家數口，都靠著做獼猴王過活，那裡禁得起捐？不捐，就學生少了，坐不成館，故此一聞此說，你送五百文的也有，他送一千錢的也有，四下一走，倒弄了好幾百弔。此風一開，你看將來漸漸的也要在城裡發作。而且我說的這件事，是在蘇州省會出現；你說那笑話，是安徽省會的實在新聞。這三江省會地方，官辦學堂，尚有這些事端，邊省偏隅，以及那小縣分，笑話奇談更多著呢，倒覺得有了學堂名目，反不如從前書院乾淨。所以我想辦個家塾，先立定基礎，也是一個道理。」畢太太道：「是極是極。」隨即走到黃通理的後面一帶房屋，察看一回。

看是三間兩廂，尚為寬闊，面前一個院落，也大大的，院子西面，還有一棵大柏樹，只是房子的牆，有些鬆動，窗壁也不很堅整。西廂房連著正屋的後進，尤其駁落，便說：「這屋子收拾起來，卻不容易。把牆要另起兩堵，板壁、門窗，一齊換新。靠西廂房，只好留出一尺，再築一堵復牆，可就與正屋不致大礙。上面的椽子，通過那邊，雖有點傾欹，似乎還不要緊，照此花上二三百弔錢，做一兩個月工，也就成個樣子。復華他無事，就叫他拈撥些。頂好再把這一片地修得平坦潔淨，還可做個小小體操場。」說著，大家又走至前面屋子，敘談多時。盤桓了一日之長，並將復華留住黃通理家，叫他將自己的行李搬過來。畢太太是仍回張先生處不提。

且說畢太太為著復華的事，暫時耽擱，歇了兩三天。原料理僱船動身，另帶了個老婆子去，將些笨重物件寄放下來。張先生也自此照常進署辦公。這時候，趕鄉試的人，也已去了大半，只有黃禍因錄遺沒有錄上，他竟不等補取，大大方方的去而復回，對著人講：「我本荒疏已極，那個想中這勞什子舉人？不過為了幾塊洋錢賓興費，連我那本家通理先生的領到手，也不在少處。」

這日齊巧畢太太上船，張家黃家兩面的人都送行出來，被黃禍碰見。眾人正在船岸邊與畢太太作別，黃繡球叮吃道：「兩三個月內，等你快來，大家好早點辦事。我那房子，即日動起工來。」其時黃昏之際，黃禍聽上去，覺得聲音很熟，一看果是黃通理、黃繡球、張先生一班人，甚為疑異。又聽見什麼辦事動工的話，莫明其妙，也不理會，就將身子閃開，躲了過去。一連幾日，才走

到黃通理家說：「你看我要中場外舉人了。」黃通理便問：「為何你卻不去下場？就是有科舉的，也該去得了。」

黃禍又笑道：「你還打取我，不曉得我原是監生大老爺嗎？」黃通理道：「這個想必咨文沒有辦得及。」黃禍又說：「辦咨文是件什麼難事？衙門裡幾位書辦，那個不與我交好？這些至容且易的事情，怎樣會來不及？我是大老官脾胃，去了錄遺，錄遺之後，就跑回來。不瞞你說，簡直的錄遺沒有取，哪個再愛去等他補出來呢？我說要中場外舉人，不是講文章，是講我已經成了仙了。」便將那晚碰見聽見的事情，說出道：「我人還沒有到家，就曉得你們的事，這樣靈機先知，怕不算個仙家？要在場外送進一篇仙家文章去，怕不中出舉人來？」黃通理道：「這些我與張先生已議了好久，想必你並不曾去尋錄遺，在外聽見的。你既說是成了仙，你可知道我們那日送行的是誰嗎？」黃禍道：「這原是戲談。我且問你：你們說辦事動工，可是造房子開學堂？」黃繡球見他糾纏可厭，黃通理說的話，不能開發他，便道：「你大伯子，何苦要釘著問我們的事？前回我們孝敬你那一注錢，盡可自家去設法些，捐到官府裡，辦學堂也好，辦警察也好，總可圖得個保舉。眼前又放著舉人、解元不去搶，這是什麼原故呢？」

黃禍被這兩句話，說得無趣，搭訕著辭了出來，心下想道：「他們鬼鬼祟祟做事，偏要相信張先生，拿我自家人不當心腹。我雖然用過他們幾百弔錢，卻是替他們出力不小，這也不去怪他。獨怪那張開化，不過是個刑房書辦，在官人役，就拿地方上的公事，在外面招搖攬權。那開學堂的事，全然不與刑房相干，倒把他應辦的警察，不加緊的送稿請示，狡猾已極。再講辦學堂的事，地方上也很有大紳士可以出面，如王侍郎、李太史同做過浙江道台的那位陳觀察，都是兩榜高材，一鄉師表，還有些京外仕宦，多可請教的。就算旁人出捐，辦事也須先盡這些紳士，怎麼一個書辦與一個不上場面的土財主，也不曾發過榜，也不曾做個官，就私下要承辦學堂？這是從來沒有的事。我們村子雖名為自由，卻讓不得他們有這種自由法子。黃通理不過有幾千產業，想必勾結了張開化，借著學堂，裡應外合的把持起來，好發大財。哼！哼！這個心思念頭，瞞得住別人，怎樣瞞得住我？我也不同你們說破，也給個裡應外合的陣勢，教你們碰碰利害。第一，我先進去，把張開化招搖攬事的弊病揭開，革除了他的卯名。然後寫一封信去，告訴我一個朋友。這朋友是廣東候補道，同我們這做過浙江道台的陳觀察世交，請他挽出這陳觀察來，總司其事，我還可在堂內謀幹一個位置。憑著良心，不想弄錢，也有口現成飯吃。我的兒子黃福，今年也十一歲了，趁此也好帶到堂內讀書。通理是不懂事，看他一家人，也替他薦個分教習。我那兒子就請他教著，他萬不能收我的束脩，豈不一舉數得？」

當下黃禍這般說過，笑了一回又咂嘴咂舌的想了一回，做書的就此照話編出。要知他那話怎樣做法，下文自有交代。